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三四〇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EB34/03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三四〇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0.7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三四〇冊目次

集部・總集類

周文歸二十卷(二)

〔明〕鍾惺輯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一

宋文歸二十卷

〔明〕鍾惺輯評
山東省圖書館藏明集賢堂刻本

.....一四三

選詩七卷詩人世次爵里一卷

〔梁〕蕭統選
〔明〕郭正域批點
遼寧大學圖書館藏明凌濛初刻朱墨套印本

.....六三七

周文歸二十卷(二)

〔明〕鍾惺輯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周文歸二

十卷》提要

周文歸卷之十六目次

戰國策

蘇厲說白起勿攻梁

秦攻宜陽

楚攻雍氏

杜赫說周以重景翠

蘇秦始以連衡說秦

陳軫對秦王廷必之楚

司馬錯張儀論伐楚蜀

周文歸

本卷十六

目次

陳軫為楚說秦以止救齊

甘茂拔宜陽

或諫秦王輕齊易楚而早畜韓

甘茂自託於蘇代

楚黃歇說秦昭王

范雎因王稽獻書秦王

范雎初見秦王

范雎論三貴

范雎再論三貴

准學諫秦王輕韓魏

庸芮為魏醜夫說太后

應侯散金闕從士

武安君諫秦昭王

韓非初見秦王

蔡澤說應侯辭位

趙良說商君

周文歸

卷十六 目次

二

周文歸卷之十六

竟陵伯敬鍾 惺遜

武林又一陳漢子輯
殺西仲衍胡 樊恭

古蔡惟信魏之允閑

周報王

蘇厲說白起勿攻梁

胡按曰善思以下一段細甚且句法亦宕

蘇厲謂周君曰敗韓魏殺犀武攻趙取蘭離石祁者○謂及離石局西皆白起是攻用兵○攻工通用又有天命也○助得天今攻梁梁必破破則周危君不若

周文歸

卷十六 戰國策

止之謂白起曰楚有養由基者善射去柳葉者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左右皆曰善○伏善有一人過曰善射可教射也矣○意欲養由基曰人皆善子乃曰可教射子何不代我射之也客曰我不能教子支左

陰深曰善射不熟之詞教射客欲教以射也

陳漢子曰正於用兵者必不忍失功於一攻故厲說

屈右支左支○支如支撐之夫射柳葉者百發百中而不以善息○此時宜息少焉氣力倦○反矢鉤矢鉤一發不中前功盡矣○應前遠今公破韓魏殺犀武而北攻趙取蘭離石祁者公之功甚多○可謂功今公又以秦兵出塞過兩周踐韓而以攻梁一攻而不得前功盡

八

知宜陽拔而秦強秦強而卽爲亡周之本有慮

集 340—3

及此者乎 伯敬

策甘茂曰羈旅也有功則周公已無功則別選
說景翠則曰公爵為執珪官為柱國戰勝無加
不勝則死同一機穀而所施各効戰國去大夫
出不得一勢字如此然于景翠再言寶而干陳
獨否無勢之士勢急于利也揣摩工絕一

庸文歸

卷十六 策用

四

陳吳子曰
先伸楚強
後應敵助
先舉周恐
而在合後
收恐而來
拍事頭挫合

楚攻雍氏

楚攻雍氏周振振秦韓振食米也時秦救楚王衡
怒周周君患之或為周謂楚王曰以王之強而怒
周周恐必以國合於所與眾之國則是助王之敵
也也故王不如速解周恐楚怒彼前得罪而後
得解必厚事王矣

不曰秦韓曰所與眾之國詔若甚昵楚而外王
及二國者除謀秘計口角宛然語不多而慮已
獨至 父一

庸文歸

卷十六 策用

五

係續日切

杜赫說周以重景翠

杜赫曰：人欲重景翠於周，謂周君曰：君之國小，盡君之重寶珠玉以事諸侯，不可不察也。不可不察者，譬如張羅者，張之於無鳥之所，則終日無所得矣。譬如張於多鳥之處，則又駭鳥矣。必張於有鳥無鳥之際，然後能多得鳥矣。今君將施於大人，大人之視君，施於小人，小人無可以求，又費財焉。必施於今之窮士，不必且為大人者，大人不察，或且故能得欲矣。

周文歸

入卷十木

六

杜赫此語蓋千古勢利到家之言，不必且為大人一語，揣摩極工，心目極捷，戰國人之習尚，伎倆盡於此矣。

窮士一身愚夫以井石樹威，歸人以罪，冀買利，妬與憐俱不可受矣。讀此為一。

秦惠文君

蘇秦始以連衡說秦

蘇秦始將連橫說秦惠王曰：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東有殽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戰車萬乘，奮擊百萬，沃野千里，蓄積饒多，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也。天下之雄國也。以大王之賢，士民之衆，車騎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諸侯，吞天下，稱帝而治。願大王少留意，臣請奏其效。秦王曰：寡人聞之，毛羽不豐。

周文歸

入卷十木

七

滿者不可以高飛，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誅，罰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順者不可以順。大臣今先生儼然不遠千里而庭教之，願以異日。蘇秦曰：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昔者神農伐補遂，黃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堯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齊桓任職而霸天下，由此觀之，惡有不戰者乎？古者使車轂擊，馳言語相結，約戰天下，為一約從，連橫，兵革不藏，文士並飭，諸侯亂惑，萬端俱起，不可勝理。科。

楊慎曰：先入証佐

陳漢子曰：奇字難文，一也；有天馬行空之勢。

周禮之曰
神農一曰
說戰之利
歸有光曰

此篇文字
考余用句
法法有步
驟

張傳曰不
能行後軍
也志處無
色

條既備民多偽書策稠濁言有司文者百姓不
足上下相愁民無所聊明言章理文章兵甲愈起
辯言偉服戰攻不息繁稱文辭明言者教令辨言
策明言章理即利條既備言者教令辨言
弊耳弊不見成功行義約信天下不親於是乃廢
文任武厚養死士綴甲厲兵效勝於戰場夫徒處
而致利安坐而廣地雖古五帝三王五霸明主賢
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勢不能故以戰續之寬則兩
君相攻迫也則杖戟相撞然後可建大功是故兵
周文歸入卷十六
勝於外義強於內論戰威立於上民服於下今
欲非天下交萬乘誦敵國制海內子元元臣諸侯
敵者非其兵不可今之嗣主忽於至道皆悖於教
亂於治迷於言惑於語沉於辯溺於辭以此論之
王固不能行也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
裘敝黃金百斤盡資用乏絕去秦而歸贏滕與
驪行履躋負書擔囊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狀有愧
色歸至家妻不下紉嫂不為炊父母不與言蘇秦
喟然歎曰妻不以我為夫嫂不以我為叔父母不

蓋曰不
論兵有奈
何受人賞
金又曰今人
讀書那得
如此

東坡曰跌
出諸論曰
諸侯相親
則此時之
父母妻嫂
不冷落
張榜曰不
有數轉無
以寓短藉

以我為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發書陳篋數十得
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為揣摩讀書欲
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說人主不能
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貴乎於年揣摩成曰
此真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於是少摩燕烏集闕
見說趙王於華屋之下抵掌而談趙王大
說封為武安君受相印華車百乘錦繡千純四
白璧百雙黃金萬鎰以隨其後約從散橫以抑強
秦故蘇秦相於趙而關不通即所謂秦兵不當此
周文歸入卷十六
之時天下之大萬民之衆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
欲決於蘇秦之策不費斗糧未煩一兵未戰一士
未絕一絃未折一矢諸侯相親賢於兄弟夫賢
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從故曰式於
不式於勇式於願廊之內不式於四境之外常秦
之隆黃金萬鎰為用轉轂連騎後車炫燁於道山
東之國從風而服使趙大重且夫蘇秦特窮若掘
門為門桑戶樞樞之士耳
橫歷天下庭說諸侯之主杜左右之口天

陸深曰未
數句之一
篇法備而
戰國之實
俗蘇秦之
人品居然
是矣

莫之伉將說楚王路過洛陽父母聞之清宵除道
張樂設飲郊迎三十里妾側目而視傾耳而聽嫂
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謝蘇秦曰嫂何前倨而後
卑也嫂曰以季子位尊而多金蘇秦曰嗟乎貧窮
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勢位富
厚豈可以忽乎哉

通篇形容有態奇肆有鋒

月峰

妙處不在說秦在敘蘇秦事寫炎涼世態如畫
明和

周文歸

入卷十六

十

戰國時智謀之士用秦易而用六國難非惟六
國弱而秦彊抑亦六國之情勢分而秦之情勢
一也觀蘇秦始將連橫說秦惠王可見後之合
從非其得已矣惠王是大志畧人審勢待時不
肯輕用其國以徇遊士之功名者蘇秦苦心苦
口至書十上而說不行金盡裘敝而不絕望于
秦者以為如是而吾之說得用于秦猶愈于刺
股流血揣摩終年以說六國也云爾說六國必
刺股流血揣摩終年而後成則六國之難于秦

可見矣

伯敬

敘事在議論中議論在悲感激憤中悲感激憤
又在摹寫形容淋漓不盡中

周文歸

入卷十六

十一

訂侯曰去
楚之秦遠
事近秦

孫子起曰
得方在此
乃知
孫子起曰
每多妻妾
之喻駭因
人士自處
甚明
陳漢子曰
人情故應
兩言道盡

陳軫對秦王

陳軫去楚之秦本其始仕秦時自張儀謂秦王曰

陳軫為王臣常以國情輸楚情謂國事儀不能與

從事願王逐之即復之楚願王殺之王曰軫安敢

之楚也王召陳軫告之曰吾能聽子子欲何之請

為子約車約經束也對曰臣願之楚王曰儀以子為之

楚吾又自知子之楚子非楚且一作安之也軫曰

臣出必故之楚以順王與儀之策策而明臣之楚

與不也楚人有兩妻者人誂其長者長者習之誂

周文歸入卷十六主

其少者少者許之居無幾何有兩妻者死客謂誂

者曰汝取長者乎少者乎取長者誂者客曰長者

晉汝少者和汝汝何為取長者曰居彼人之所則

欲其許我也今為我妻則欲其為我晉人也今楚

王恨明主也而昭陽賢相也軫為人臣而常以國

情輸楚楚王必不畱臣昭陽將不與臣從事矣以

此明臣之楚與不軫出張儀入問王曰陳軫果安

之王曰夫軫天下之辯士也熟視寡人曰軫必之

楚寡人遂無奈何也寡人因問曰子必之楚也則

此於一時
之古記有
自為一牛
御于秦王
口中故還
一半另足
格

儀之言果信也軫曰非獨儀之言也行道之人皆

知之昔者子胥忠其君天下皆欲以為臣孝已愛

其親天下皆欲以為子故賣僕妾不出里巷而取

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里者善婦也臣不忠於

王楚何以軫為忠忠且見棄軫不之楚而何之乎

王以為然遂善待之

一篇以二喻明其意此大手筆也楚卿

周文歸入卷十六主

胡公曰扶
天子以令
天下後世
文若用之
曹氏竟得
漢鼎然勢
不同也

張時口記
上州制記
魏晉書

司馬錯張儀論伐楚蜀

司馬錯人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司馬錯欲伐
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對曰魏魏善
楚下兵三川塞轅轅緄氏之口當屯留之道魏絕
當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誅
也周主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
必出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
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長也
故兵勞衆不足以成名伯王得其地不足以爲利
周文歸入卷十六十四

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
之市朝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狄去王業遠矣
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
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正
隨之矣今王之地小民貧故臣願從事於易夫易
西僻之國也而戎狄之長也而有桀紂之亂以秦
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也取其地足以廣國也
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矣故拔
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西海諸侯不以爲

陸深曰司
馬錯之策
不特忠於
秦且商舉
事勢又多
格言殊不
類國語諸
人

胡公曰廣
地富兵
臣聞之
欲富國者
務廣其地
欲強兵者
務富其民
欲王者
務博其德
三資者
備而正
隨之矣

周文歸

入卷十六

十五

食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不食其名也而又有禁
暴正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劫天子惡名也而未
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韓無罪而攻天下之所不
欲危天下皆有臣請竭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韓
周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則必
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解
秦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不能禁此臣所謂危不
如伐蜀之完也惠王曰善寡人聽子卒起兵伐蜀
十月取之遂定蜀蜀主更號爲侯而使陳莊相蜀
蜀既屬秦益強富厚輕諸侯
六國惟蘇秦是聽秦人不然既相張儀終用司
馬錯便有主意明卿
議錯優劣兩策判然獨惟儀名先說士而其言
論穢陋其行事淺背至無復人道如此策利害
昧然而獨于九鼎寶器累累言之是竭其智中
不過一利字若錯猶知有名字但稍偏耳嗚呼
戰國人士卽求一偽奉名字人可多得哉

韓文光曰
兩引事而
輕點正意
妙甚
孫應熊曰
酒虎之喻
似若不忠
於楚然楚
不救兵而
齊不失援
不待言彼
事而其事
自解策士
之巧如此
鍾惺曰計
總二字反
覆四層

楚絕齊。齊舉兵伐楚。陳軫謂楚王曰。王不如以

地東解於齊。西講於秦。王使陳軫之秦。秦王謂軫

曰子秦人也寡人與子故也言有舊寡人不佞佞才也

不能親國事也。故子棄寡人事楚王。今齊楚相伐。

或謂救之便。或謂救之不使子獨不可以忠爲子。

主計王生懷以其餘爲寡人乎陳軫曰王獨不顧吳

人之遊楚者乎。楚王先王甚愛之。病人故使人問之。

曰。誠病乎。意亦思乎。左右曰。臣又知其思與不思。

周文歸
卷下
六
未

誠思則將吳吟今軫將爲王莫吟王不聞夫管輅

之說乎。有兩虎爭人而鬪。孟莊子將刺之。管與止。

之曰虎者。戾蟲人者。甘餌也。今兩虎爭人而鬪。小

者必死。大者必傷。子待傷虎而刺之。則是一舉而

兼兩虎也。無刺一虎之榮而有刺兩虎之名。齊楚

今戰必敗。齊敗。謂收。王起兵救之。有救齊之利。而

無伐楚之害計聽知覆逆者世謂此之未至唯王

可也。計者事之本也。聽者存亡之機。計失而聽過。

能有國者寡也故曰計有一二者難悖履計之一二言反

無失本末者難感

兩喻皆極精切前喻已策可聽後喻已策當聽

及末段反覆開陳不過欲自行其說耳說行而

所說之利害不計遐谷先生益謂此類耳

奇在秦王明知軫不忠已而卒用其策以收弊

齊楚之利益軫之策其忠楚在一時之忿而忠

秦實久大也六國皆爲策士恐獨秦能恐策士

故六國滅而秦帝仲衍

周文歸

卷十六

主

孫子起以謂甘茂為不朽者其甚矣其胡謂曰事或宜助攻宜助

唐順之曰先陳事勢使人開聽

陳漢子曰此段言功臣不當誇功必致誇

又曰此言已有所謂之修辭人必論之

又曰此言多易信

甘茂拔宜陽

秦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車通三川。以開周室。而寡人死不朽乎。甘茂對曰。請之魏。約伐韓。王令向壽輔行。甘茂至魏。謂向壽。子歸告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攻也。事成。盡以為子功。攻之。必疑其故。而或得。以向壽歸。以告王。王遂甘茂於息壤。甘茂至。王問其故。勿攻。對曰。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積久之矣。二縣名。為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數千里而攻之。難矣。臣聞張儀西并巴蜀之北。周東據。不卷十六。北。取河西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以多張儀。而賢先王。文。魏文侯令樂羊將。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反而語功。文侯示之訪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主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臣也。得里疾。公孫行。二人者。欣韓而議之也。王必聽之。是王欺魏。而臣受公仲朋之怨也。仲公昔者。曾子處費。費人有與曾子同名族也。者而殺人。人告曾子。母曰。曾參殺人。曾子之母曰。吾子不殺人。織自若。有頃焉。人又曰。曾參殺人。其母自若也。須之。

一段一段一極

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懼。投杼踰牆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母之信也。而三人疑之。則慈母不能信也。今臣之賢。不及曾子。而王之信臣。又未若曾子之母也。疑臣者不適。同。三人。臣恐王為臣之投杼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於是與之盟於息壤。果攻宜陽五月而不能拔也。樗里疾。公孫衍。二人在。中。爭之王。王將聽之。召甘茂而告之。甘茂對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悉起兵。復使甘茂攻之。遂拔宜陽。

周文雖不卷十六。九

全身妙策立功妙策然蚤見其難攻而得諄亦由見事透悉

胡從曰先實驕忿之

又曰引事總証

又曰漢賈功案所應字

又作一類提文勢展

或諫秦王輕齊易楚而卑畜韓

謂秦王曰。臣竊惑王之輕齊易楚而卑畜韓也。臣聞王兵勝而不驕。霸主約而不忿。天下勝而不驕。故能服世。約而不忿。故能從鄰。今王廣德魏趙而輕失齊。驕也。戰勝宜陽而不恤趙文。忿也。驕忿非霸王之業也。臣竊為大王慮之而不取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先王之所重者唯終。與始。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瑤趙范中行。圖晉陽。卒為三家笑。吳王夫差橫越於會稽。勝齊於艾陵。周文歸

為黃池之遇。無禮於宋。遂為勾踐禽死。吳君伐楚。勝齊制韓趙之兵。驅十二諸侯以朝天子於孟津。後子死。申身布冠。申而拘於秦。三者非無功也。能始而不能終也。今王破宜陽。殘三川。而使天下之士不敢言。天下之國從兩周之盟。使通而世主不敢窺陽侯之塞。取黃棘而韓楚之兵不敢進。王若能為此尾。其後則三王不足四。五霸不足六。王若不能為此尾。而有後患。則臣恐諸侯之君河濟之士。以王為吳智之事也。詩云。行百里者

又曰敵字權字緊相知應妙者初不在意

半於九十。言行百里者不此言末路之難。今大王皆有驕色。以臣之心。觀之天下之事。依世主之心。非楚受兵必秦也。皆驕。何以知其然也。秦人援魏以拒楚。楚人援韓以拒秦。四國之兵敵韓魏韓魏之敵。與而未能復戰也。敵故下。亦宋在繩墨之外。以為權。外古四國不以為意。故曰先得齊宋者伐秦。此言魏秦先得齊宋。則韓氏鏖韓氏鏖。則楚孤而受兵也。楚先得之。則魏氏鏖。魏氏鏖則秦孤而受兵也。若隨此計而行之。則兩國者。秦必為天下

周文歸 第十本 主

笑矣。

精策附于格論危辭間出與響疑策士之有道術者故深自掩晦不欲辱其名于虎狼之廷耶

仲衍

昭襄王

甘茂自託於蘇代

甘茂亡秦耳之齊。出關遇蘇子。曰：君聞乎？江上之處女乎？蘇子曰：不聞。曰：夫江上之處女，有貧而無燭者，處女相與語，欲去之。家貧無燭者將去矣。謂處女曰：妾以無燭，故常先至掃室布席，何愛於餘明之照四壁者？幸以賜妾，何妨於處女？妾自以為有益於處女，何為去我？處女相語以為然而而。聞之，今臣不肯棄逐於秦而出關，願為足下掃室布席。幸無我逐也。蘇子曰：善。請重公於齊。乃西說秦王曰：甘茂，賢人，非怙士也。其居秦累世重矣。自殺塞谿谷，地形險易，盡知之。彼若以齊約韓魏，反以謀秦，是非秦之利也。秦王曰：然則奈何？蘇代曰：不如重其贊，厚其祿，以迎之。彼求則置之，槐谷終身勿出。此示不為秦游說也。天下何從調秦？秦王曰：善。與之上卿，以相迎之。齊甘茂辭不往。蘇子偽為齊王，曰：甘茂，賢人也。今秦與之上卿，以相迎之。茂德王之賜，故不往。願為王臣。今王何以禮之？

王若第曹，必不德王。彼以甘茂之賢，得擅用強秦之衆，則難圖也。齊王曰：善。賜之上卿，命而處之。

代之所餘，齊王之明也。代可勿愛，獨不念豆區鍾釜積累，秦而得之者，其膏沃有盡乎？私相乞，即私相諾，不復問壁上餘明，定出誰氏甚矣哉！說士之險陋也。仲衍

周本紀

卷十六

十五